



文 | 欧 集 | 阳 山

第六卷
长篇小说

欧阳山文集

(第六卷)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625印张 7插页 280,000字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40册

ISBN 7-5360-0098-7/1·95

平装定价: 3.40元





作者在写《《三家巷》、《苦斗》再版前记》(1978年)



1980年作者和文学院部分作家谈话（左起：杨干华、欧阳山、王杏元、陈国凯、仇智杰）



作者在客厅里(1986年)

自序

西陽山

苦斗

一代风流第二卷

《苦斗》封面

3333	世翻成洲	六五
1333	介前味垂云	〇六
3342	前天翎羽	一六
3325	数查出民子	二六
3303	困水西	三六
3370	想巢巢	四六
3383		五六
3380	姓善育善	六六
3400	十六

目 录

(长篇小说 1962年)

71	苦斗.....	八六	2125
3313	四一 幻想.....	八六	2127
3138	四二 翻生区桃.....	〇六	2138
3149	四三 一线天.....	一六	2147
3161	四四 险地.....	二六	2159
3170	四五 咫尺天涯.....	三六	2170
3179	四六 过五关.....	四六	2182
3190	四七 博爱与和平.....	五六	2192
3201	四八 沉沦.....	六六	2202
3210	四九 余庆坊快事.....	七六	2213
3221	五〇 不如归去.....	八六	2223
3232	五一 寂寞的冬天.....	九六	2234
3242	五二 旧地重游.....	〇六	2245
	五三 十大寇.....		2258
	五四 第一赤卫队.....		2268
	五五 跋涉.....		2279
	五六 一个谜.....		2290
	五七 喜相逢.....		2300
	五八 诀别.....		2312

五九	恍如隔世	2323
六〇	后继和前仆	2334
六一	反脸无情	2345
六二	七月的奇遇	2357
六三	西水图	2367
六四	鬼地脚	2376
六五	请命	2386
六六	善有善报	2396
六七	三灾	2406
六八	南渡口的风波	2417
六九	踢蛇窝	2427
七〇	有缘千里	2438
七一	有人快活有人愁	2449
七二	凯旋	2461
七三	佳期	2470
七四	大展鸿图	2479
七五	真伪之间	2490
七六	女英雄	2501
七七	擢甲里二百号	2510
七八	小纠察队员	2521
七九	终天恨	2532
八〇	鸟惊心	2545
卷首插图		
	作者在写《〈三家巷〉、〈苦斗〉再版前言》	五五
	1980年作者和文学院部分作家谈话	六五
	作者在客厅里	七五
	《苦斗》封面	八五

苦斗

一代风流第二卷

半 苦

卷二 策 卷 风 升 一

四一 幻 想

在一个昏暗无光的早上，周炳所坐的轮船从吴淞口慢慢驶进上海的黄浦江。迷蒙烟雾，苦雨凄风。两岸的码头、工厂、货仓，谦逊地向他鞠躬，悄悄地向后退走。几天来吵闹不休的轮船，这会儿肃静无声地滑行着，好象在油面上行走的一般。汽笛一声长鸣，好象为他鸣锣开道。黄浦滩上那些雄伟高大的建筑物，都你挤我，我挤你，恭恭敬敬地站立着，仿佛在欢迎一位伟大的人物的光临。周炳迎着风雨，也没有戴帽子，毫无畏惧地站在甲板上，象恐吓淘气的孩子似地对上海说道：

“你好生当心着！叫我给点厉害你瞧瞧！”

这时候，他十分相信自己是一个有力量的人。他还相信他的遭遇一定会十分顺利，他所要找的那些朋友，差不多一上码头就会碰见。这样，他马上就可以在上海轰轰烈烈地大搞一场，正象在广州不久前才搞过的一样，好歹凭着他个人的力量做出一番事业来。但是他的幻想还没有完场，却叫一种东西把他的身体给冲击了一下，冲断了。他定神一看，原来有个穿白制服的外国人十分粗暴地用手推他、撞他。那家伙嘴里发出不干不净的声音，看样子十分野蛮，又正在生气。那种毫无礼貌的神气，不单不象对待一个尊贵的人，而且不象对待一个仆

役。周炳没有直接接触过外国人，这还是头一回。他气得涨红了脸，举起拳头，正要揍过去，旁边一个中国人赶快把他的手拽住了。就这样，一个外国人就把他们四、五个中国人象赶鸭子似地推下统仓去。……

不久，船就靠了码头。码头上全是湿漉漉的，又显得杂乱无章。周炳提了铺盖卷，象钻狗洞似地钻上了码头，才想起自己人生路不熟，不知道怎么走法。他掏出地址看了又看，只见那上面写着“宝山路金鑫里三号张公馆”，却不知道这金鑫里到底座落何方。想问问人，可是不懂话。又瞧着四下的人全象在那里吵架似地说着话，自己也不好插嘴。正在团团转、没主意的时候，忽然背后有人叫了一声：“表舅！”他回身一看，正是他大表姐陈文英从广东带出来的使妈阿云，特地来接他的。这阿云是顺德人，年纪三十左右，矮小结实，头上梳着辫子，身穿方格呢子大襟衫裤，披着一条又宽又长的墨绿毛线围巾，满脸笑容地要伸手接过他的铺盖卷。周炳在广州就认识她的，哪里肯叫她提行李，只问她大表姐怎样，表姐夫怎样，孩子们又怎样，一面跟着她走出码头。阿云讲了许多情形，末了，狡猾地斜眼望着他道：

“表舅你来得正好。这阵子，老爷和太太两边都有点不悦意的样子，也不知他们心里搁着什么事儿。得你来调停调停，正好。”周炳听着点点头，没多问。不大一会儿工夫，他们两部黄包车就到了金鑫里三号后门口。张子豪这时候正当着上海市闸北区的区长，上衙门去没回来。大表姐陈文英带着张纪文、张纪贞两个孩子，一个九岁，一个七岁，在厨房门口迎接他。周炳看见陈文英还是那样高高瘦瘦的身材，尖尖长长的脸儿，小小巧巧的鼻子和嘴巴，只是眼睛稍为圆了一点儿，大了一点

儿。一见她，周炳就想起自己的姐姐周泉，不过她比周泉更瘦弱些，更苍老些，皮肤更白净些。当下他就说：“大表姐，日子过得好！大姨爹、大姨妈、表哥、表姐、我爸爸、妈妈、姐姐都问你好！”陈文英看见周炳还是那样圆头大眼，阔嘴宽唇，胸厚肩宽，手粗脚长，走起路来，踩得地板吱吱叫，震得杯盘叮叮响，只是在那孩子气的嘴唇上，隐隐约约有点胡须影儿，就笑咪咪地说道：“还是那么爸爸、妈妈、哥哥、姐姐的呢，简直那么大不透的呢！简直那么大不透的呢！”跟着又说，“这回省城打仗，你们都受惊了吧？”后来又说，“爸爸、妈妈年纪都大了，就是舍不得广东！上海多么太平，吃、喝、玩、乐哪样缺，就是不肯来，宁愿躲在老窝里担惊受怕！唉，广东人就是这样的啦，南洋、金山，再远都不怕，一提到北方，死都不去！”随后，她就给周炳张罗房间，叫用人们找这找那，再不去注意周炳还是否有什么话要说。安顿好，她就另有约会，打扮得雍容华贵地出门去了。午饭，还是使妈阿云给他端上房间里来，让他一个人独自吃。

这样子，周炳算是在上海找到了一个暂时的栖身之所。开头一个星期里面，他除了饭后出去散散步之外，差不多简直没出过门口。他给家里，姐姐周泉，表姐陈文娣、陈文婕，三姨爹区华，舅舅杨志朴，都去了信。还特别给哥哥周榕写了一封长信，托区华给他转去。西门的王通、马明一伙，南关的陶华、丘照、邵煜、马有、关杰一伙，沙面的章虾、黄群、古滔、洪伟一伙，河南的冼鉴、冯斗、谭樨一伙，又都各自走散，虽然心中想念，都没法通个消息。信一写完，他就无事可做，闷得发慌。他那两个学生张纪文、张纪贞，开头看见来了个家庭教师，都欢天喜地来上学，可是第三天，张纪文就不来

了，第四天，连张纪贞也不来了。大表姐陈文英说，“孩子小，喜欢念就多念一点，不喜欢就少念一点吧。”周炳听说这样，也只好随他去，来一天、不来一天地念着。闲着没事，他就去看报纸。看了《申报》，就看《新闻报》；看了《新闻报》，就看《时报》、《时事新报》。从第一版的药品广告一直看到最末一行的小信箱、寻人启事、征求朋友之类的东西，把那些大人物纷争，小人物纠葛，奸、淫、掳、掠，偷、讹、拐、骗，失业、罢工，迷信、横祸，水火、灾害，官司、人命，一件件地往肚子里装。装完了之后，就长叹一声道：

“哦，这就是上海！”

看完报，他就来研究他所住的这幢房子和这幢房子里面的人。房子很大，很华贵，清清静静，阴阴森森，要不是张纪文和张纪贞偶然哭闹吵嘴，简直静得好象没人居住的一般。大门朝南临街，整天关着不用。大门之内，是一个大天井。过了天井，是一个大厅。大厅两旁，是东西厢房，东厢房做会客用，西厢房做孩子们的书房。大厅之后，还有饭厅，再后面就是厨房，下房。后门朝北开着，一家人平常出入，都走这里。二层楼上，前楼是张子豪的书房，后楼是孩子们的卧室，东厢房和西厢房是张子豪和陈文英的卧室。三层楼上，前楼空着，摆了几件简单的家具。后面是一个大晒台。东厢房也空着，堆放一些不等用的东西，西厢房就做了周炳的书房兼卧室。整整一个星期，周炳才看见张子豪一回，陪着周炳吃了一顿饭，象个大人物一样，问了几句不相干的话，说了几句共产党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国民革命已经成功之类的言语，便坐着汽车，带上卫士走了。他走了之后，这幢大房子就剩下陈文英和张纪文、张纪贞和今年才一岁多的张纪庆三个孩子，此外就是阿云、阿

秀两个广东使妈，张纪庆的江北奶娘江妈，和一个专做粗重的浦东大姐春兰，再加上新来的家庭教师周炳，一共大小只有九个人，真是寂寂寥寥，空空荡荡。起初，周炳以为陈文英和张子豪有什么反目不和之处，但是看样子倒还恭恭敬敬，热热呵呵的。只是表姐夫老说有公事，赖在外面不回家，大表姐整天也和一班男女教友厮混，不是聚会，就是听讲，再就是跑跑孤儿院、济良所、盲哑学校、慈善医院之类的地方，搞搞募捐、救济、舍药、施粥之类的事情，两家各行其道，互不相干。周炳向阿云、阿秀、江妈、春兰打听，也打听不出所以然来。他自己寻思，大概有钱人家，就是这样子生活的，还是自己寻找革命朋友要紧，也就不去理会了。

一个星期过去，两个星期过去，已经到了二千九百二十八年一月初旬了，广东那方面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这边主人虽然还没有什么，那些广东使妈、奶娘、大姐，却逐渐怠慢起来。那些少爷、小姐，不但不尊重先生，反而把先生捉弄、嘲讽、辱骂、殴打，十分不象样子。周炳不由得心里暗暗着急起来。……他有心亲身出去寻找，可是上海那么大，从哪里下手呢？再说上海也不比广东，冬天是很冷的，他连冬衣也没有，确是出去不得。陈文英好象看出这种情形，就把张子豪一套旧的藏青哗叽学生装，一件厚毛线衣，一件旧大衣亲自给他送了来。看见他穿得整整齐齐，准备出门了，就笑着说道：“看我糊涂不糊涂，差点儿把什么大事都给忘了，冻坏了咱们的落难书生！”自从那天以后，周炳又给广东方面去了六、七封信。寄完信就在马路、弄堂，大街、小巷，到处乱转，从大公司、大洋行到小纸烟店、广东杂货铺，都看了个饱。他看见一切荣华富贵，也看了更多的痛苦、虚伪、屈辱和罪恶。他把这一切

都写在信里，告诉广东的亲友，但是三个星期都过去了，却得不到随便哪一个的一点回音。尽管他天天在街上瞎跑，却也从来没碰见过一个相识的人。这样，他慢慢失望了。从表面看，好象上海没有什么人在闹革命。即使有人在闹革命吧，好象也不怎么需要他，不见得有什么非他不可的样子。有一次，他无意中撞进了“外滩公园”，叫印度巡捕举起棍子吆喝着把他撵了出来。那棍子只差一点儿没有打着他的脑袋。他退出口一看，原来那小铜牌子早就端端正正，明明白白地写着：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这件事给了周炳的自尊心很大的打击。周炳自己对自己问：“你还象一个广东人么？”又自己回答自己道：“哼，我就说你也不象一个广东人！”事实明摆着：上海不仅不需要他，并且对他也不总是那么客气，那么谦逊。他从失望变成冷漠，从冷漠变成害怕，从害怕变成厌恶，从厌恶变成烦闷，从烦闷变成伤感。他开始读郁达夫的书，读郭沫若的书，读鲁迅的书，也读许多唯物论入门，辩证法发凡，唯物史观浅释，苏俄游记一类的书。

看看到了阳历一月下旬，阴历除夕那一天，陈文英做了一桌家乡风味的团年饭，请周炳一道团年。陈文英嫌饭厅太冷，叫把酒菜端到楼上书房来吃。桌面上菜式很多，只是座席上才得陈文英、周炳、张纪文、张纪贞四个人。周炳说，“怎么今天星期天，又是团年，表姐夫都不回家团聚呀？”陈文英听说，眼圈红了一红道：“刚才有电话来，说今晚有要紧公事，不回来了。——别管他，咱们吃咱们的吧！”周炳听了，不便多问。只见陈文英左一杯，右一杯，不停地把那瓶蛤蚧酒往肚子里灌，不久就陶陶然，两颊绯红，话头也多起来了。张纪文两兄妹胡